



象棋 香港 64届 郑荣光 下

沉持重，防守为主，屏风马象士齐上步步为营，有的人性急走捷径，一布阵就炮打中路抢攻为主，甚至不惜损兵折将务必擒拿对方的将帅，但浮躁沉不住气，往往一子错全盘皆落索，见証了骄兵必败。我在和父亲对奕中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打好了基础。

记得在读到名著、古书及武侠小说里，提到那些风度翩翩的才子或羞花闭月的才女们大多是琴棋书画样样皆精，文人雅士也是对酒当歌，月下对奕。那种优雅的感觉加深了我对象棋的喜爱。这时父亲当上了同乡会“兴安会馆”象棋组的组长，逢周日就跟着父亲上会馆看一群世叔伯下棋，气氛热闹又紧张，异国他乡里同声同气的老乡们找到了共同的爱好，也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平常日子晚上的晚上，这些技痒难耐的棋友们就开始跑到家里开局了。开始二、三位，后来人多了，六、七位常常挤满了小小的客厅。我偶尔

出现做看客有时也被世叔伯们拉进下棋，当然后面有几个顾问不时指点，开始是输多赢少。多位世叔伯都是良师，就像江南七怪在调教郭靖一样，我慢慢地吸收了几家所长，知道了开局重要，中局变化定胜负的基础，残局是见真章的硬功夫。同时也买了些开局、中局的棋书自己钻研，尤其对残局60式的那些怪招真是收益不浅，往往一招能扭转乾坤。当书中提到的古棋谱“橘中秘”、“梅花谱”等，更加深了对这些棋谱的好奇，以为像金庸小说里的“九阴真经”、“易筋经”一样神秘，学会了就天下无敌。其实这些棋谱也只是古人棋经经验之归纳总结。

那时期60年代饭后余兴节目不多，象棋算是大众喜爱的一种节目，侨总社团都常有比赛活动的报导，报纸也常有推介文章，尤其全印尼冠军张守德先生的棋文更是必读。那时“快乐世界”后门附近有不少卖书的手推车

流动书店，有几档摆有棋盘对赌，我也常跟父亲去，赢了就向店主买刚到的金庸手抄誉写版“射雕英雄传”，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等几页粗糙的纸，武侠迷都被那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引得大家心痒斯斯追着看续集，隔三差五的去找店主。后听说张守德有盲棋对奕，有一人轮流对十人对奕的表演赛，父亲世叔伯们都带着我去观看，背对背该如何下棋呢？看着挂在墙上的大棋盘，下面一个人顺着博奕双方一声声喊出的棋位把挂在上面的棋子移来移去，大开眼界，最后还是张守德胜。盲棋除了棋艺外就是靠记性知己知彼，要对自己及对方棋子的位置了如指掌。

后来我棋下得多了，熟能生巧。书上学的再加上实战多了，心得也多了，高手原来不止算五步，即是说每下一步棋后对方可能应变的五步棋路数都在心里估算之中，连可能的后路都逃不出如来掌心，也就胜券在握了。世叔伯们初始感觉到我这孺子可教也，但也慢慢地感觉招架吃力了。

初中二时学校也开始有象棋比赛项目了，我习惯了和大人对奕，和学生作对手犹如大人对小孩，过关斩将轻易地获冠，

高中时三年全椰城学联象棋比赛也连年夺冠。这时候世叔伯们使尽力气也输多赢少了，七、八个人围攻都攻不下了，盲棋也一样拿不下了。在围攻中唯有父亲在旁紧张提点。那年兴安会馆也办象棋擂台赛，一、二、三关台主都是这些世叔伯们把关，最后我竟也连过三关夺奖，顺理成章地成了“兴安会馆”代表之一参加了侨总办的全印尼象棋比赛。那时姚子诚叔亲自开车管接送我全程陪同，姚叔瘦长的脸稀疏的头发挺着大肚皮，烟不离手，有性格好客也讲义气。我也是唯一剩下的会馆代表能进入十二强，最后一负二和输给第五名的高瘦戴着老花镜六十左右的侨总总务干事，冠军自然还是张守德。1965年春节，心中的偶像全国冠军广州杨官麟在广州青少年文化宫摆擂台，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竟也想会一会，可惜学校在郊外太远不便参加。

光阴荏苒，静夜中回忆得都是50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世叔伯们都已一一作古。几年前再重访烈港，小城依旧，人面已全非，人口凋零，许多年青人都去了大城市谋生。只是骑单车沿街叫卖的Laksa还是当年的色香味不变，虾片虾味十足。大伯公庙依然香火缭绕，

去海边的路上再也看不到荒芜沙滩上高过人头的芦苇草了，海风依旧拂面而来，像细诉久违了的重逢，高脚屋变成了一座座小洋房，头顶上小燕子还是吱吱喳喳地盘旋，只是它们的归巢已变成由许多老房子改建成许多小孔的燕子屋，近年燕窝有价，据说这些飞来燕带给了屋主们许多财富。

时代的变迁，电子信息的发展，丰富的电视节目已占据了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各种游戏已深入手机中，明快的生活节奏已没有闲情逸致串门下棋了。为稻粱谋而营营役役几十年中，奇怪地家里连一付象棋也没有。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人人都想把自己的人生下成一盘好棋，虽铺好了开局，但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知识、修养、机遇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经历和遭遇，往往是中局难以己料而差强人意，影响到残局，但时不予我，高着唯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棋为上。流年似水，沧桑如梦，人生匆匆几十年，大家都是过客，静静地来，也静静地去，一切荣耀、名利、地位、财富、恩怨情仇终究都将化为一缕青烟随风而去。尘归尘，土归土。

2014年元旦写于香港

